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心中人

全貞富貴難奪志，守義視死如生。心中自有意中人，美名揚萬里，來世締良姻。胡德新居無錫縣之東鄉滾水灘，家不甚豐，教學晶口，以孝悌為先，文藝為後。其第三子，名長春，貌美才高，人咸以大器目之，幼聘張錦川女流鶯為妻。張素習醫，妻孫氏，女極秀麗，讀書能文。錦川心想：「我有如此之女，又配如彼之婿，真是天生一對佳偶。但須好心教訓，從來紅顏多薄命，若失了教訓，難免出丑，豈不把父母都羞辱了？」於是教以《內則》及《烈女》諸書，流鶯亦甚體貼盡孝，舉止端莊，不似小家模樣。但是錦川醫好運乖，只能晶口，不能興家。

其居處離無錫縣只六七里。一日，有人來請，說城內有個過路官的姨太太不好，請去看病。錦川即時進城，走到公館內堂診脈。看畢，出外對官曰：「看尊夫人的脈，火旺蒸胎，以致不安，不過一劑就莫事了。」官曰：「已有三月胎孕，今忽肚痛流紅，老師說來不錯。」錦川呈方，官看盡是清涼之藥，即備程儀送客。將藥煨好吃下，腹即不痛，官心喜悅。隨吃二次，腹痛非常，臉青而黑，在床亂抓亂滾，不久便死。官大哭曰：「我好好一人。為甚與我醫死！」叫人把醫生拿來，交他父母官，要他抵償。

原來此官姓王，以軍功授保慶府正堂，上任從此路過。他正夫人貌醜性妒，見夫愛小，冷落了他，心中含恨，每欲害妾，未得機會，暗制毒藥收存。時逢腹痛，正在吃藥，見之便把毒藥放下。誰知錦川背時，遇著這個圈套。差人商量，假說病好，喊錦川前去受謝，錦川隨到城中，鎖起交官。官坐堂問曰：「張錦川，你這狗材！為甚將王府尊的如夫人治死？」錦川曰：「大老爺的明見，他是火症，我以涼藥，有單可憑。或者是他把藥抓錯，或者另有別情，望大老爺原諒！」官曰：「有啥別情？他不吃藥，人又未死。」即命收卡。此時不由錦川分辯，拉進卡去。老犯一見，將他衣服脫了，坐在便桶邊。錦川百般哀告，總是不依，受了無限私刑。

錦川求禁子請人帶信回去，喊妻子來看。禁子即叫人前去說信。孫氏聽得此言，與女啼哭不止，心想家中並無分文，只有線子三斤，即去抱出。流鶯曰：「我去年縫得兩件新衣，不如拿去也當得些錢。」把門鎖了。母女進城，又將耳環取下，才當錢一串。走到卡門，對禁子說明進卡去，見錦川坐在地下，項帶大繩，足鐐手肘，衣服全無，心中猶如刀絞。母女上前，放聲大哭道：

女：見爹爹咽喉哽，妻：不由為妻淚淋淋。

女：前日有人把父請，妻：請夫看病把脈診。

女：只說前去受謝敬，妻：誰知進城遇災星。

女：爹爹呀，為著何事坐監禁？妻：未必行醫犯凶驚？

「王大人的姨太太死了，他說是我醫死的，要我填命，故丟卡中。」

女：爹爹呀！他是何病怎廢命？

「他是火症，我以涼藥，怎麼得拐？不知他為著何事死了，也要怪我何來？冤枉了！」

女：爹爹呀！未必然點兒低，疾病臨時變了症？妻：夫呀！莫不是背時，吃了好藥死人？

女：倘若是醫死病人會填命，妻：是這樣世間那還有醫生？

女：你若大鐵繩鎖住頸，妻：你鐐足肘手怎動身？

女：你形容憔悴如得病，妻：你骨瘦如柴只見筋。

女：你面目焦黑髮成餅，妻：你牙齒暴露眼落坑。

女：爹爹呀！週身許多疔瘡印，妻：夫呀！衣服然何莫一層？

「衣服被他們脫了，臭蟲蟲子多得很，渾身都咬得稀爛。」

女：臭蟲多了如何寢？妻：無衣不怕寒病侵？

「還說那些？整夜何曾閉眼！看你母女來把倉團了，或者好得些麼。」

女：爹爹呀！當衣得錢一千整，妻：帶來線子有三斤。

女：拿與爹爹做禮信，妻：和監免得受苦刑。

女：還望眾公施側隱，妻：念在母女家寒貧。

女：鬆了刑法免受困，妻：子子孫孫都感情！

哭畢，把錢和線子奉與老犯。老犯曰：「百串不多，八十不少。這點不夠眾人買水吃，拿來做啥？」孫氏曰：「我家極窮，日無雞啄之米，夜無鼠耗之糧，靠夫掙個吃個，那得多錢和監？」老犯罵曰：「不知事的，不消開腔！眾雞子與我催刑！」流鶯無奈，哭哭啼啼跪在老犯面前，總要求他開恩。此時流鶯已有十二三歲，初進卡來，老犯見他生得美麗，雖然啼哭，卻似梨花帶雨，芍藥含煙，心就軟了；今又叩頭乞恩，忽然天良發現，說道：「姑娘請起，這一串錢拿與眾弟兄吃酒，這三斤線子，你依然拿回去縫衣穿，我們少吃一杯就是了。今念你有孝心，不要你的銀錢和監；你母女回家，不消送飯，凡事有我看照。」當即鬆刑，拿衣服與他穿好，向眾人一揖，說聲：「恭喜發財！」從此母女回家，時常來看，果然待得好，並未虧負一點。母女總想打個主意救出監來，每夜告訴天地灶君，懇祈護佑消災免難不題。

再說王府尊一時痛恨，要害張錦川，過後細想，他方原合病症，何致斃命？心疑妻子做了過場，又不好問得，想道：「我的人不死已死了，何必錯怪好人，以欠命債？」於是把妾葬了，即起程而去。縣官來送，問：「張錦川如何發落？」王府尊曰：「想來此事也怪不得他，但憑貴縣發落便了。」到了保慶府上任已畢，次年其妻身孕，臨盆之時，見妾現形索命，因此亡身。

再說無錫縣官是捐納出身，極其貪污，張錦川之事王府尊都不追究，他總想得點銀子才放，命人示意錦川，要銀二百。錦川請人去說，至少都要百兩，錦川那裡去辦？只好守法而已。孫氏母女聞知四處撥借。各位，你想如今世事，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中送炭？分文俱無。流鶯心想：「父母之恩，殺身難報，古有黃香十歲打虎救親，曹娥五歲臨江哭父，我比他年紀更長，就不能把父救回嗎？古人都能捨身救父，難道我就不能嗎？」次日對母曰：「媽呀，兒想爹爹在監受苦，若不救回，性命難保。兒願賣身救父。」孫氏曰：「那都使得？為娘千辛萬苦將兒養成人，原望後來夫妻配合，送老歸山，怎捨得把兒賣了？」流鶯曰：「爹爹犯法，兒心猶如刀絞，想古人殺身成仁，捨身赴義，你兒賣身救親，分所當然。孩兒心志已定，母親不必阻擋。」孫氏曰：「兒已許人，日後夫家問娘要人，如何對答？」流鶯曰：「爹媽若能發達，拿銀贖取回好，不然丈夫有力贖取更好；如其不能，叫他另娶，孩兒情願終身服役，一世守貞，以報結髮之情。母親明日陪兒進城罷了。」孫氏雖捨不得女兒，想起丈夫那樣受苦，倘若拖死，一家怎得下台？只得從女之言，把夫救出，日後積錢贖取。

次日進城，頭插草標，媒婆都來說合，買去做妾的甚多。流鶯不肯，說：「我已許人，情願為奴作婢，只要百兩銀子，日後要准贖取，我才應允。」時有高進士出銀買去服侍女兒，當即立券交銀，候父釋放把女送來。孫氏母女將銀托人送官，次日把錦川釋放，聽說把女兒賣了，放聲大哭，想道遭此冤枉，弄得骨肉分離，好不傷心。過了兩日，即辦酒菜與女餞行，拜別祖宗爹媽，三人哭得天昏地暗，出門邊走邊哭。見此情景，聞者傷心聽者掉淚！

父：為父送兒出門庭，母：不覺兩眼淚長傾。

女：只因爹爹在監禁，官要百金才放人。

父：家貧借銀無人肯，母：連累我兒去賣身。

女：父母恩德如山嶺，粉身難報半毫分。
父：皆因為父走霉運，母：致使兒去服侍人。
女：兒報親恩是本等，赴湯蹈火也甘心。
父：捨不得我兒舉止甚端正，母：唇紅面白賽傾城。
女：捨不得爹媽辛苦將兒引，愛惜猶如掌上珍。
父：捨不得我兒心性多聰敏，母：會讀詩書會做文。
女：捨不得爹媽慇懃來教訓，金石良言誨諄諄。
父：捨不得我兒溫柔好情性，母：於今成了下賤身。
女：捨不得爹媽家貧常受困，兒去無人奉晨昏。
父：捨不得我兒年輕骨又嫩，母：受人使喚效走奔。
女：捨不得爹媽年老多疾病，須當保養怕跌傾。
父：父念兒怕的主家心殘忍，母：裝模做樣待下人。
女：兒掛牽小弟如今無人引，家中事務又勞心。
父：兒呀，到了人家須謹慎，母：莫想爹媽分了心。
女：爹媽莫把兒憐憫，女兒終是外家人。
父：爹媽送兒一里程，母：一群烏鴉鬧沉沉。
女：烏鴉反哺知孝敬，不報親恩枉為人。
父：爹媽送兒二里程，母：一對羊兒把奶吞。
女：羊兒跪乳不忘本，難道人不如畜生？
父：爹媽送兒三里程，母：一對鴛鴦水面行。
女：鴛鴦雄雌能交頸，痛殺兒夫兩離分。
父：爹媽送兒四里程，母：一株竹子葉青青。
女：竹本青白堅貞性，兒當守節報夫君。
父：爹媽送兒五里程，母：耳聽斷橋流水聲。
女：斷橋行人難還往，水流東海不回程。
父：為父送兒好傷心，母：為娘送兒更傷情。
女：但願神天暗護蔭，早早翻梢贖兒身。

三人邊走邊講，不覺已到高家，將流鶯交妥。下午回去，又到胡家將女兒之言告知德新父子。胡家亦感傷不已，便曰：「你女既有那番心志，為父賣身，為夫守節，說甚麼另娶？以後二家商量，贖取回來就是。」

再說高進士之女，名嬌姑，心性慈良，待流鶯極其恩愛，流鶯亦侍奉慇懃，因此主僕得宜，倒還安樂。這嬌姑幼許楊翰林之孫楊雨亭為妻，流鶯服役三年，嬌姑出閣，進士喊流鶯陪嫁，流鶯恐日後不准贖取，意欲不去。嬌姑再三要他過去，說：「千萬有我，准你贖取。」流鶯即從嬌姑去到楊家。

這楊家亦住滾水灘，此地原與村子，楊家與胡德新同居一村，相隔一籬。流鶯來此，眾丫鬟取笑於他，問他：「看見丈夫未曾？」因此才知夫住隔壁。一日到東籬尋取野花，見籬外有一少年，身偉貌秀，看著流鶯目不轉睛，流鶯疑是丈夫，亦看了兩眼。少年問曰：「小姑娘莫非是張家流鶯姐嗎？」流鶯曰：「你是何人，知我名姓？」少年曰：「我即胡德新之子胡長春，聞你在此，思欲一見，時常在此探望。見你模樣，疑是娘子，故以此相呼。」流鶯曰：「你是胡郎呀！」兩目相望，眼淚交流。半晌，流鶯曰：「奴不幸賣身侯門，父母家貧，諒必今生不能聚首，夫君何不另娶佳偶？奴家只好守節終身，以報高情罷了。」長春曰：「娘子既有這番心志，為夫守貞，你既能為節婦，難道我就不能為義夫？不知娘子為我守節貞與不貞？只要心貞，就終身齋居，我也心甘！」流鶯曰：「夫君如此恩愛，奴當對天以表心志。」即祝曰：「天地日月，共鑒此心，流鶯守節若不堅貞，見富改嫁，臨難失身，天地誅之，死墮沉淪！奴家便是如此，但不知夫君能始終如一否？」長春曰：「我亦對天盟誓。」亦祝曰：「天地日月，共鑒微忱，長春守義，永不另婚。若敗此盟，永失人身！」流鶯曰：「話雖如此說，但不知夫妻何日才得團圓？」長春曰：「但願皇天默佑，使我功名成就，那時才得遂意。」流鶯曰：「夫君須要發憤，莫負有益年華。」長春曰：「你我居處只隔此籬，娘子何不乘便到此談敘衷情？雖不能同床共被，亦可算夫倡婦隨。」流鶯應允，以敲籬竹為約，聞聲即來談敘。流鶯見夫家貧，所得賞賜，皆以贈夫，助其膏火。這兩人夫願為妻死，妻願為夫亡，兩人同一心，異地效鴛鴦。

誰知東風不為吹籬去，偏使夫妻抱恨長。過了年餘，嬌姑之夫偶得凶病，嬌姑想縣內觀音大士靈驗，許下香願，果然病癒。次年二月十九，嬌姑帶起流鶯到縣中還願。此時正德天子在位，少年風流，見後宮無有絕色，出詔天下，不論鄉村城市，官民之女，若有絕色獻上宮庭，重加顯爵，任以方鎮。此日無錫縣官亦在院內降香，見了流鶯大驚，心想：「我縣中亦有此絕世佳人，實在難得！」忽想起：「皇上出詔選美，若將此女獻上，定得高官重任，希罕此一個縣官？」即命官媒婆去說。正值嬌姑在方丈吃茶，官媒婆見流鶯叩頭道喜，口稱「貴人」。流鶯曰：「我乃為奴作婢之人，然何亂以貴人相稱？」官媒婆曰：「貴人不知，因當今皇上出詔選妃，大老爺舉薦貴人，命小媒傳言，以便進獻。」流鶯曰：「我是下賤之人，何敢越理充選？況已有夫，豈可再嫁？你去見你大老爺，替我回明，免勞薦舉。」官媒婆曰：「貴人何必過謙？大老爺不舉別人，必是貴人才貌堪稱，方才薦舉。去到京都，不為皇后，便是貴妃，享受無窮富貴，那些不好？小媒無非奉命傳言，貴人若是不允，自去見大老爺就是。」流鶯急得眼淚雙流，只得去到官前跪下。官問起身坐說，流鶯曰：「小女子有滿腹苦情，還望大老爺施恩，聽奴細訴：

大老爺管萬民身為父母，聽小女把苦情細訴明目。

奴小時二雙親已將婚許，滾水灘胡長春便是丈夫。

因爹爹遭冤枉卡中受苦，奴賣身辦銀兩把親救出。

彼時間與丈夫曾把話訴，有銀錢即將奴贖取回屋。

倘若是無銀錢隨夫另娶，奴甘願守貞節終身受孤。

夫感奴既賣身還作節婦，他情願不另娶做個義夫。

兩下裡立誓盟山海同固，倘若是誰負心誰受神誅。

奴因此一心上報答夫主，任貧賤隨生死都難改圖。

大老爺施宏恩憐惜小女，莫將奴獻皇上勝似朝佛。」

「你這女子，如何這樣固執，不知時務？獻上充選，身伴君王，享受榮華富貴，還不好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並非是小女子不知時務，也只因已結髮錯在當初。

奴不願伴君王去為國母，奴只知報丈夫作卑為奴。

「本縣奉詔選妃，由得你不去嗎？」

「呀，大老爺呀！

奴的心與金石同堅同固，不怕他掀天勢王法如爐。

奴已曾將此身置之外度，你就有三尺劍難把心誅！」

「皇上出詔選美，要行則行，難道你一女子都奈不何嗎？」

為帝王口能把三軍帥取，其奈我有志的匹婦匹夫。

聖天子當成全義夫節婦，又豈似無道主拆散妻夫？

奴情願殉貞節一命歸土，再不能貪榮華去到皇都。

「你這女子，本縣舉薦你進宮去為娘娘，比你為奴作婢就好多了。本縣研賀你，不知感激，還要多嘴嗎？」

大老爺又何必將奴薦舉？活生生分散了一雙比目。

奴心中只知有一個夫主，大老爺賀奴卻是害奴！

「這是皇上要你，願與不願，你到皇上面前去訴！」

萬歲爺他本在深宮居住，怎知道鄉村女如玉如珠？

大老爺不將奴獻與君父，萬歲爺又焉知其中委曲？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獻了奴你無非升道升府，不獻奴天佑你富貴有餘。

你何不積陰德兒孫之處，也免得逼奴家一命嗚呼。

官聞此言大怒曰：「世間那有這樣執拗女子！你偏不去，本縣偏偏要獻！」即將流鶯送到三元宮，喊官媒婆押住，又喚他父母進縣，隨送到京。縣中事務，交與廳官代理，收拾行轎轎馬、儀從護衛，擇日起程。嬌姑回家，將流鶯之事告與夫家。

卻說長春自夫妻相見之後，朝夕發憤，只想成名，贖取配合；今聽此言，猶如萬箭穿心，千刀割體，急到縣中去看。誰知有人守門，不准進去，見有婦人出來，便問流鶯是何舉動。婦人曰：「他朝夕啼哭，眼淚未乾。」長春更覺痛恨。忽見岳父自內而出，急忙問信。錦川曰：「我亦苦口相勸，喊他進宮，他一心為你守節，不聽分毫。看這光景，定要逼死才得了事！」長春捶胸大哭，隨著錦川總想進去。門上如狼似虎，拿鞭亂打，長春急得肝腸碎斷，不禁號啕痛哭：

想起我賢德妻肝腸痛斷，不由我這一陣心如箭穿！

自幼兒結姻親遂我心願，誰不稱天生的一對鳳鸞？

那知妻賣了身又遭磨難，進縣來偏遇著天殺昏官。

你只圖貪富貴去把美獻，拆散我好夫妻百歲良緣。

將我妻押深宮內外隔斷，可憐他朝夕裡珠淚不乾。

莫不是我前生將妻作賤？莫不是我燒了斷頭香煙？

到今朝隔圍牆難以見面，咫尺間勝似那萬重雲山。

想我妻才和貌世上稀罕，既結親又分別好不慘然。

到此時能使我看上一眼，問一句喊一聲死也心甘！

昏官呀，昏官！

做此事你勝如把我頭砍，做此事你猶似挖我心肝！

昏官呀，昏官！

倘將妻獻官闈去把君伴，我情願破性命去到陰間。

拉昏官到三曹前來對案，我要你千萬劫難把身翻！

胡長春哭得如醉如癡，觀者無不感傷，就在近處扎住，候妻出來相見。

過了兩日，忽然儀從轎馬、執事旗傘紛紛進宮，不一時，流鶯出來，身穿彩服，坐在八人抬的玻璃轎內，雙目紅腫。長春喊曰：「妻呀！你當真去了？」流鶯抬頭看見丈夫如此痛哭，才喊得一個「夫」字，即氣倒轎中，人事不知。左右大號與長春一陣鞭子，忙拿薑湯灌醒，急抬出城。來至河邊，官已上船，將流鶯抬到一隻樓船，左右婦女並錦川夫婦十餘人站立。忽岸上有人喊妻，流鶯抬頭見長春在沙泥中哭泣，即躡身向河中一跳，左右人多，不能移足，流鶯拼命亂撲，又氣死在船。官大怒，命人將長春亂打，皮破血流，倒地難起。官命開船，急把流鶯救活。

行了兩日住船，流鶯又見長春一身泥沙，滿面血跡，形容枯槁，呆望船中，流鶯心如油沸，體似箭穿，想喊得來，縣官又要打他，只得忍氣吞聲。想丈夫捨死忘生，癡心趕送，受了無限苦楚，費了數日奔波，「我不免早些自盡，絕他念頭。他聞我死，自然回家。」看看天晚，寒風習習，引動萬種愁腸；江水茫茫，添來千行苦淚。哭得淚盡血流，於是解下裙帶，縮身被底，在頸上挽了兩圈，將兩頭套在足上，用力一伸，登時氣絕。

次日早膳，左右喊不應聲，揭被一看，大驚報官。官聽得死了，焦思悶坐，猶如火炭下水，冷冰著身，好生莫趣，心想：「我費盡心機，使用銀錢，耽擱公事，只說獻到京城，高官任做，駿馬任騎；誰知中途遇變，進退兩難，進得京去又無公事，回得縣來惹人恥笑。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」想到此處，實在冒火，命左右：「抬屍江岸，用火焚化，將灰灑道，以泄吾恨！」張錦川雖則痛女，見官發怒，心中害怕，哭都不敢哭，還敢去阻？只得由他焚化。抬到江岸，忽見長春週身沙泥，滿面血甲，抱屍痛哭。眾人將他一陣拳頭，說道：「大老爺的人被你逼死了，還敢來哭嗎？」舉起烈火，長春向火撲去，眾人拉開，往後一掀，倒地而死。燒得臭氣冲天，愁雲慘霧，迷蔓江濱。

半日焚過，撥火戳灰，灰中一物，形如人心，重如鐵石，內外透亮，光若水晶，中有一美男子，眉目含情，眾人拿去獻官。官以為奇怪，放在案上，越看越愛，想此定是人心所化，這女子都有，未知那男子有麼？遂問：「岸上男子蘇否？」眾說身已冷硬，官命依然焚化。眾人將長春之屍抬至灰中，舉火便燒。未幾焚過，撥灰去看，亦有一物，與前物一樣，中有一美佳人，拈帶微笑。將二物對放，其中男女若言若動。官看大喜，想：「我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忽得此無價之寶，真乃天從人願，不免進京獻與皇上。況獻寶之功比獻美較重，豈不是一場富貴！」即命良工造一金匣，將兩物放在裡面，加以封鎖，開船進京。表奏：「此寶係縣中有石放光，剖開一看始得之。此是陰陽之精成形現像，真希世之異寶也。伏獻我皇，永鎮國家。」投到許相國衙中。

卻說許相國名進，乃忠君愛國之士，扶持社稷之臣，將表收下，早朝獻上。皇上看表大喜，命傳進寶官見駕。縣官捧寶上殿，山呼已畢，呈上金匣，左右接放龍書案上。皇上開匣，臭氣鑽心。皇上掩鼻一看，乃是半匣血水，滿朝文武盡欲嘔吐；急命撤下，將進寶官先打三百御棍，兩腿稀爛。命訴根源，縣官只得將獻美進京，中途喪命，焚屍得血中現美人之事，訴了一遍，「萬歲不信，女父張錦川現隨在京。」皇上傳旨，宣錦川上殿，問曰：「此事爾該知道真假，從實奏來。」錦川泣奏道：

萬歲爺御太極紫微高照，聽小民將來由細訴根苗。

民叫做張錦川家屋原小，祖居在無錫縣曾把醫操。

昔小女名流鶯生來美貌，體端莊性賢淑聰敏才高。

自幼兒與胡姓姻親結好，民女婿胡長春讀書兒曹。

因小民行醫術時運不好，王府尊姨太太請把病調。

姨太太死他怪民醫未盡道，將小民丟監卡受盡煎熬。

無錫縣父母官貪財愛寶，要小民一百銀才把案消。

民女兒賣了身去把銀繳，大老爺才將民放出監牢。
民女兒想夫婦關係非小，雖賣身尚與夫苦守節操。
他丈夫見妻子有節有孝，願與妻守信義不續鸞膠。
一心要贖小女百年偕老，同生死共患難兩不分拋。
因二月陪主母燒香進廟，遇本縣父母官起下波濤。
說小女生得來十分美貌，他總要把小女獻與王朝。
民女兒念丈夫百般哀告，官只圖貪功賞不聽分毫。
命多人押小女強逼上轎，到船舟從水路來獻美嬌。
他丈夫聞此言心如刀絞，跟著船來趕送痛哭號啕。
民女兒見了夫就往水跳，官見了將女婿毒打不饒。
可憐間週身上鮮血浸泡，帶重傷猶跟趕珠淚滔滔。
民女兒見丈夫形容枯槁，尋短路報丈夫命赴陰曹。
父母官恨小女把他興掃，將屍首拋江岸用火焚燒。
把骨灰灑之在平陽大道，盡牛馬來踐踏好把恨消。
民女婿見妻死向火撲躍，被眾人往後推氣死荒郊。
將小女焚過後去把灰掃，得一物與人心不差絲毫。
如水晶似玻璃光華照耀，在中間現一個美貌兒曹。
官心想女心中既有美少，不知道男子心可有女嬌？
命左右將屍首一陣燒了，得一物與前物好似同胞。
同輕重共方圓無分大小，中有個美佳人面賽桃夭。
對面放心中人若言若笑，這縣官一見得喜上眉梢。
說此物真乃是希世之寶，獻皇上定賞我一品當朝。
金匣□放二心封鎖已好，到京城見萬歲來把寶交。
誰知道到金殿忽然變了，滿匣中是血水臭氣沖霄。
諒必是他夫妻靈魂知道，化貞心見皇上來討恩膏。
萬歲爺念小女苦節苦孝，念女婿守信義命斃身焦。
萬歲爺施鴻恩將他旌表，願萬歲萬萬歲壽比天高！

皇上大怒曰：「朕自登極以來，最重節義，凡天下有義夫節婦，准其舉報，膚即旌表立廟建坊，春秋祭祀，與天地完正氣，與國家固根基，何等鄭重！朕雖出詔，也只選閨閣秀麗，不准拆散夫婦。你這佞臣！食王爵祿，罔念君恩，只圖欺君罔上，獻媚求榮，逼死節婦義夫，焚屍化體，乾刀萬剮，難盡厥辜！」命推出午門，銅劍分身，懸掛四體，以禁將來，抄殺滿門，而伸冤氣。封胡長春為信義大夫，張流鶯為貞烈一品夫人，發庫銀三乾兩，原郡建坊立廟，縣官四時祭享。張錦川訓女有方，恩賜翰林，署理太醫院；妻封夫人。胡德新教子知義，恩賜進士；妻封夫人。欽哉謝恩。又問文武：「這兩夫婦心子變化是啥來由？」許相國出班奏曰：「凡物離則神凝，合則神暢。神凝則氣塞，而苦惱之心生；神暢則氣舒，而歡樂之心起。神凝氣塞，久不舒暢，則成形化像，堅如金石。此乃傷於離別，不能聚首，彼此牽掛，互相感懷；又時時看見，雖近在咫尺，而渺若山河，丟之不開，思之不得。神氣凝結，久而不已，所思者現像成形。故他夫婦因怨氣所結，精誠感化，水火刀鋸，不能損壞。迨至兩心同處，兩情相合，神暢氣舒，心滿意足，怨氣消散，無所感格，則返本還原，化為血水。臣常見程子遺書有雲：波斯一女性好山水，每日憑樓觀望，後成勞疾而死。葬了幾年，掘塚另遷，骨肉皆朽，惟心尚存，內外通明。鋸開一看，中現山水，一女憑欄。此以有情而感無情都能如此，而況兩情相感哉！」皇上即問錦川：「爾女曾見夫否？」錦川奏曰：「小女主家與夫家只隔一籬，諒必時常看見。」

皇上點頭，退朝回宮。是夜三更夢一美女，鳳冠朝服，叩頭曰：「臣女來京，無處棲身，願皇假以宅第。」皇上問是何人，女曰：「臣女乃心堅金石之張貞女也。」皇上曰：「朕命在原郡與爾建坊立廟，爾胡不歸？」女曰：「臣女不願歸矣。」即進皇宮而去。皇上驚醒，宮人來報，皇后降生公主，皇上心喜。平明，許相國進宮賀喜，皇上告以夢兆。許進曰：「臣昨夜亦得一夢，見一少年，像貌魁偉，衣服鮮明。臣問姓名，少年曰：『今月曾經照古人，體著三衣缺一襟。三人日下相聚首，天教節義報忠臣。』忽見臣兒許誥進來，少年即抱其膝下，忽驚覺。早起家人來報，長媳生子，臣思其言，乃隱『胡長春』三字。陛下立廟之言乃旌表節義，冤消恨散，故投生以報陛下也。」皇上曰：「爾孫與朕女是一對夫妻投生，三朝之後，帶進宮來，朕即認為駙馬，以結前緣。」許進抱孫進宮，兩孩相見即笑，甚是歡喜。皇上知其不昧夙緣，即拜為駙馬都尉。後來夫妻配合，敬愛如賓，兼能忠臣我國，官居一品。

再說張錦川在太醫院比前不同，凡病一看即知，就是帶信吃藥，都能對症。只因公主愛啼，錦川去醫，一見即住，來了復啼。皇上命拜與錦川為義女，從此不復啼矣。正是：

從前寂寞無人問，今朝富貴逼人來。

卻說許相國之孫，生來多病，心想公主因拜錦川而止啼，亦命人去接胡德新到京，以孫寄拜，其病亦愈。許進又提攜德新做官，後為御史大夫。